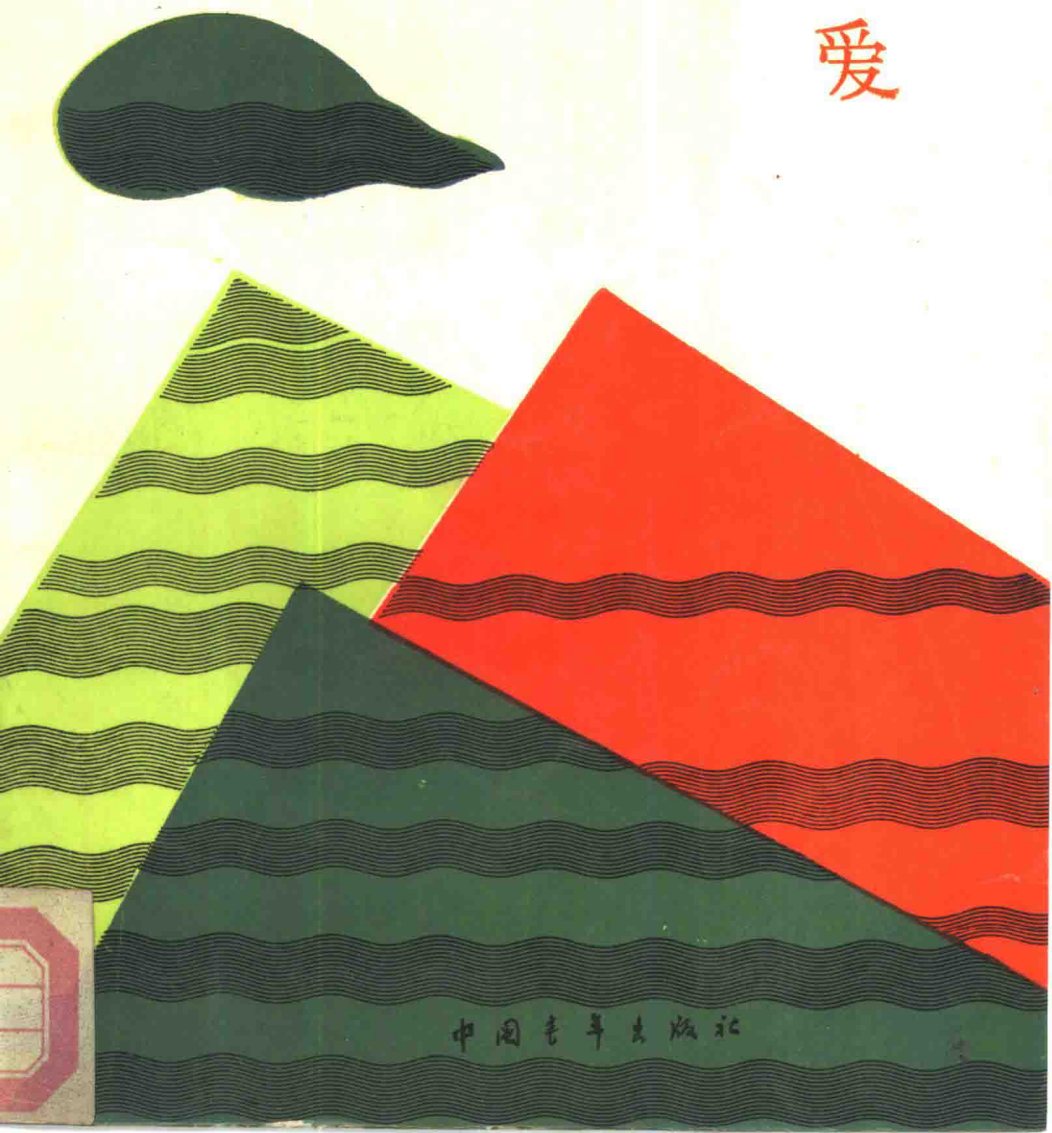


PIAOLIUDEAI

爱爱的爱
的的的
流流流
漂漂漂

余松岩 著

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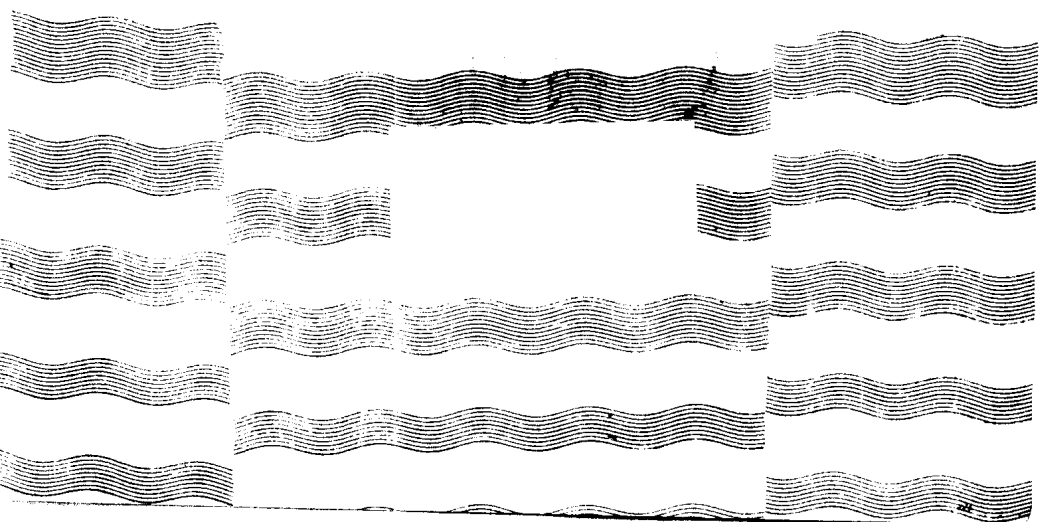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余松岩 著

漂流的爱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骆 军

封面设计：张 梅

漂 流 的 爱

余松岩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25印张 2插页 242千字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定价4.90元

内 容 提 要

《漂流的爱》是由三部中篇小说组成。它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刻地表现了在商品化社会中，在以金钱为杠杆的支配下，爱情、婚姻、道德、人际关系、人性等等愈演愈烈的复杂冲突，展示了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生活内容。小说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对人们认识生活，了解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小说故事情节起伏叠宕，文笔流畅，描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浓郁的风土人情，也引人入胜。

亟待开发的一块文学领地

谢望新

珠江三角洲这个自然区域内有名气的作家，屈指可数。其中，有余松岩的名字。

余松岩，一个货真价实的“外来户”——从武汉（原籍江西）南下，驻足中山县（市）三十六载。而千真万确，他的小说创作，却与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一脉相通。

建国后的17年，取材于珠江三角洲的作品，真正有影响、有地位的只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50年代后期于逢的《金沙洲》，一部是60年代前期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之后，真正继承了这个文学传统的作家，似乎只有余松岩一人。

当时，于逢与陈残云是作为驻会专业作家，分别到顺德县、东莞县挂职体验生活，写就这两部作品的。余松岩则不一样，它经历了珠江三角洲变迁的一个整整历史时代：它的失落，它的破灭，它的无可比拟的新的崛起。

不知道余松岩是否意识到：珠江三角洲文学，不仅有其独特的地域地理性文化，还有包括商品经济意识在内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当代文化的聚成。珠江三角洲文学，是岭南文学中尚未完全成熟、定型，而在孕育中亟待开发的一块文学领地。与今天珠江三角洲充满活力的发达经济相比，更显出它的苍白与孱弱。

50年代末期的余松岩，是以纪实纪事写作初登广东文坛的，它有着与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相吻合的清纯，也不免单色调；“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一部儿童中篇小说《海花》，掀起了不小的“余松岩热”。历史已经对这部作品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它不可能挣脱当时既定的创作模式，但这也是第一部真正显露了余松岩创作才能的作品；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主攻短篇小说，《追月》、《接官记》、《秋野之恋》在文学观念与文学表现水平上，都有很大进展；而收在这部集子里的三个中篇：《生活的漩流》、《生活的激流》、《生活的潜流》三部曲，则是余松岩迄今创作历程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既可看作作家对珠江三角洲文学传统的较自觉的认同，也可看作继《金沙洲》、《香飘四季》之后，反映珠江三角洲生活题材中成就最突出的作品。

《生活的漩流》是广东第一部正面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作品。余松岩酝酿与构思这部作品期间，农村责任承包制尚在试验阶段，是非褒贬处于争论之中。余松岩把握住了历史变动初始农民的心理要求与社会要求，以艺术形象的创造，大胆肯定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向，表明了作家政治上的锐敏与时代责任感。《生活的激流》正面写农村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的矛盾斗争。《生活的潜流》写“贸工农”发展中新的更为宽阔更为复杂的矛盾斗争。珠江三角洲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几个阶段，都在余松岩的三部曲中，作了如实的写生。而且，并不一味“歌功颂德”，也揭露历史前行中的观念障碍与不法行径。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既充满激情，又不乏冷静。

在三部曲中，最值得注意，尤应刮目相看的是《生活的潜流》。

《生活的漩流》与《生活的激流》，以社会功利主宰人物命运

及爱情离合,并借助戏剧性情节将这种冲突导向深化或缓解,这种较为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有利的一面,是对历史大潮的涨落,作了颇为逼真的描绘。其中,把握爱与利益冲突时,朱维俊、惠惠两位年轻女性及港商方婉怡的心态,都勾划出曲折线条。不利的一面,更为个性化、纷繁杂沓的生活仍嫌单纯、刻板。而《生活的潜流》,无论在社会容量、审美价值、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上,覆盖面都远远超过前面两部作品。

余松岩观察生活和人物的角度和参照系变了,由线式变为网络,由单纯透明变为复合多元;余松岩对生活和人物行为的判断,社会功利不再是唯一的尺度了;最重要的,余松岩从商品经济的积累和变动中,找到了观念、价值、道德、人伦、情爱由绝对的对立走向某种同构的历史依据,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错位。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急剧演变的过程中,道德的进化和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有时会以非人性“善”的形式出现。而这非人性“善”,又时时是一种新观念在确立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

《生活的潜流》中四个人物——范永添、顾福寿、杜丽清、苗艳芳,他们的情爱与婚姻,由交错而互换,经济的利益已上升为重要原因。对他们各自行为选择的道德评价更趋复杂。范永添与杜丽清的结合,一开始就藏匿着隐忧,苗艳芳的出现,她的不拘一格地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为达到目的而一往直前的精神,她在经济利益开发中给予的“内助”,终使范永添由最初对她妖冶的厌恶,而冲破传统的婚姻观念,转向新爱的一方;不管出自何种因由,在历史上,顾福寿在与范永添的爱情婚姻竞争中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但他始终坚守对杜丽清的爱。在隐忍中等待时机。一旦抓住了范永添与苗艳芳两性关系的破绽,及经济上的违法行为,则毫不手软“投井下石”,将失去爱情的杜丽清推进自

己的怀抱，杜丽清过于“贤淑”的古典性格，安贫若素，知足常乐的人生信守，促使她与精明、性格落拓的丈夫范永添，与飞速运转的现代生活，拉开了距离。当她发现周围曾奉行最保守的婚姻观念的人也在动摇，甚至以死相胁也不可换回时，才在自省中重新发掘和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范永添和平分手，再与同样精明，性格却内向的顾福寿结合，独立自主地开创自己的一方天地；范永添与苗艳芳也并不因人生的一次失足，消沉颓废，坐以待毙，相信新的时机的捕捉，就可能化险为夷，东山再起。余松岩在把握和推进人物关系的演变时，理直气壮地肯定了经济利益的原则。当然，他更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人生位置的确立的本体内转。道德审美意识和价值观的变换，表明余松岩逐步确立了一种与现代商品社会相适应的开放的文学观念。这对长期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余松岩，尤为重要。

珠江三角洲文学，是一个地域地理性文化的概念，但更要认识到它是一个当代文化意识的概念，并由此透视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当代文学的许多重要特征。

余松岩对珠江三角洲的风俗风物风情，可说烂熟于心。你甚至很难看出外表碰撞的生硬痕迹。即使如此，也要提请余松岩注意，不仅要增加作品地理地域性文化的浓度，更要自然贯通地把它楔入当代商品意识和当代文化观念的变动中。对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和观念的容纳，《生活的潜流》有一个良好开端，但还要掘进深入。长于故事铺排，情节有声有色，善于结构人物关系，是余松岩艺术上所长。但似应突破现有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过于对称、规范的“严谨”，使之更接近生活本身的非对称、非规范的“散漫”。

商品发达，经济繁荣的珠江三角洲，将以多少年限为计，涌

现多一些作家、大家、大作品呢？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登上广东文坛的二十几位业余作者，现在较有名望、仍不时拿出新作的，只剩下王杏元、陈国凯、杨干华、程贤章、余松岩（我们还不会忘记逝世不久的谭日超）几位了。我们可以而且要求学经济出身、又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余松岩贡献更多。

046167

目 录

生活的漩流.....	1
生活的激流.....	110
生活的潜流.....	275

生活的漩流

许继源今天就要回来了！

这消息就象巨石掉进水塘中激起的波澜，很快传遍了广沙村。在农村生活急剧变动的时刻，这个带点传奇色彩的前任生产队长回来，使人们预感到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变化，叫人怎能不关心呢！

最关心的就是现任生产队长朱维俊。日夜悬念在心、希望重续旧好的恋人回来了，自己的生活又将拉开新的一幕，这一幕是喜是悲呢？她反复忖度揣测，最后的结论是——造成他们爱情地震的震源消失了，震出来的裂隙虽大，也是不难弥合的。一想到这，她眉飞色舞起来。看看时钟已到三点，由地区到县城的班车，即将打此经过，许继源必是乘这班车回来，该去接车了。

她打开母亲遗下的古老衣箱，里面大多是港式衣服，质量极其一般，样式却非常花哨。这都是一些同学或要好的同村姐妹，去香港、澳门后，回来作为手信送给她的。她翻翻这件，看看那件，考虑到许继源都不会中意，最后拿出既鲜艳又大方的水红色的确良衬衣和蓝色花呢西装裤。这还是春节前做的，一直舍不得穿，现在正是试装的最好时机。换好衣服，对着镜子梳理了一

下刘海，将松散的辫梢重新束紧，扎上浅绿色宽带蝴蝶结，再用镊子修整了一下眉毛，见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便迈步向门外走去。

出门没走多远，她就发现社员们的眼光，象审视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般打量着她，似乎都看透了她们内心的秘密。少女的羞涩使她脸红、心跳，甚至有点不安起来。转面一想，这样也好，让全村人都知道，我是爱许继源的，许继源也一定爱我，全村的姑娘都不要打他的主意，全村的小伙子也不要对我抱有幻想。虽然我们的爱情有波折，但毕竟是共过患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她落落大方地和社员们打着招呼，时不时还问一两句有关生产或生活上的事。

“维俊！”随着叫声，年近五十，生得头圆、脸圆、眼细、鼻扁、脖子短的罗永泰，从一座新楼里奔了出来，精明的眼珠在她身上一转，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说：“你是去接许继源吧？彦隆去接了，班车已经过去，没接到。你就不用去了，请到我屋里坐坐吧！”边说边作出殷勤相邀的姿态。

一语道破心事，朱维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犹豫了一下，终于跟着他进了屋。

这是一座珠江三角洲农村最近兴起的、也只有那些“万元户”才能兴建的庭院式楼房。前面是十多平方米的门厅，虽可待客，实际是存放自行车用的车房，门厅后就是大约三十平方米的院子，大小大小、成队成列的花盆，种着米兰、白兰、玫瑰、金桔、文竹和各色菊花，挨墙用水泥板搭起一排两层条台，上面摆着各式盆景和用环氧树脂粘合的玻璃金鱼箱，养着五彩缤纷的金鱼。朱维俊还知道，这楼房的天棚和阳台上，种着一盆盆更为名贵的兰花、茶花、芍药、含笑，放着一箱箱奇形怪状的热带鱼。这一切

既美化了环境，又给屋主人带来了巨额的收入。

“哦，是俊姑呀！”女主人郭丽萍从花丛中直起腰，放下花洒，颠动着一身肥肉，笑吟吟地迎上来，又大声朝屋里叫道，“彦隆，维俊来啦！”

这一叫，朱维俊浑身不自在，她不想进去了，便说道：“你们忙吧，我还有事呢！”

“我不信就那么忙！”郭丽萍伸出沾泥带水的手要拖，朱维俊生怕弄脏衣服，只好向屋里走去。罗彦隆忙用鸡毛帚子掸了掸沙发，接着就去倒茶。还没等她坐定，郭丽萍又说道：“俊姑，今天下午就在我这里吃饭，我做了几个菜，你就赏大婶一个脸吧！”

郭丽萍绰号“霸巷鸡槌”。朱维俊和许继源闹翻之后，郭丽萍对她分外亲热，村人都传说罗永泰要娶这姑娘做儿媳妇。对此，朱维俊也略有所闻，却又无法辩白。现在当许继源回来的微妙时刻，自己在这里吃饭，传了出去，岂不是给已经够冷的关系雪上加霜？忙摇头道：

“我实在有事，改日再打搅你们吧！”

语气是无可商量的。罗永泰是善于察颜观色的人，忙说道：“那就坐一会，喝杯茶，维俊，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鱼塘包产的事，不会变卦吧？”

朱维俊眨眨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说许继源回来了，他对这件事……”

朱维俊嘻嘻一笑说：“永泰叔，你什么不顾虑，偏要顾虑天会塌下来！你也知道，继源是一贯主张包产责任制的。”说完，起身要走。

就在这时，郭丽萍用托盘装了四碗热腾腾的鸡汤煲雪耳出来，殷勤地说：“维俊，喝碗汤吧，眼下天干地燥，要常喝点汤水

润润。”

做人不能太绝情，朱维俊推辞不得，只好坐下。她一边吃，一边左张右望地打量着厅堂里的陈设：后墙正中有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下是古式坤甸木条几，几正中放着一尊瓷观音和一个陶香炉，炉内插着三炷燃着的卫生香，袅袅烟雾使屋里充满了浓浊的香味。香炉的一侧是二十吋进口彩色电视机，另一侧是进口四喇叭收录机。条台下是坤甸木做的八仙桌，桌两侧各放一张笨重的雕花酸枝太师椅。正厅的两侧，摆着两套新式出口沙发椅，一边是人造革蒙的，一边是丝绒蒙的。只要轻轻一推，椅下的铁轮，就会在彩色纸皮石镶嵌的地面上，随意地移动。粉白刺眼的墙壁上，贴着各式各样、互不协调的年画，仅大型挂历就有四本，还有西洋山水、外国影视明星三点装的肖像照。在这些图画之间，贴着许多“心想事成”、“财源广进”一类的小条幅。

朱维俊高中毕业，对文学、美术颇为爱好，她觉得把这么大的厅堂，摆设得这样不伦不类，使人联想起毫无翰墨的暴发户。她看着看着，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我要是这间屋的主人，决不这样摆设！”念头一起，脸不由得红了，暗骂道：“该死！我想到哪去了！”两眼不由自主地瞄了正在喝汤的罗彦隆一眼。这小伙子倒也生得五官端正，还懂得一点木工手艺，就是嘴巴子笨，三棒锤也打不出一个屁来。她暗自好笑，罗永泰有这么丰厚的家产，儿子生得又不傻不丑，何难找到一个象样的媳妇，却偏要打我朱维俊的主意。她又扭过头去，见罗彦隆正呆呆地望着自己，立即别过脸来，才醒觉老两口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厅堂，这分明是有意安排，心里很不是滋味，正要把碗一撂就走，当碗底触到桌面，却又犹豫起来：未婚男女爱谁、不爱谁，都有自己的权利，父母为儿女找对象，也是人

之常情，自己没有必要为这事发脾气、耍态度，得罪人；何况罗永泰是全村首屈一指的富户，他老婆又是惹不起的“霸巷鸡”，不能成为亲家，也不要成为冤家。于是面带笑容问道：

“彦隆，你见到地区去县城的班车？”

“见到，车停了，下来几个旅客，不见许继源。维俊，你说有事不能在这里吃饭，若是队里的公事，我做不了，若是什么力气活，我给你去干。”

“谢谢你的好意！”朱维俊礼貌地说，“我是去接许继源的，他没有坐班车来，说不定坐顺路车来。他是受过伤的人，何况带着行李，没人接是不行的！”声音很高，她相信罗永泰夫妇一定听到了，他们也该死了这条心了。

公路离村子仅两里多，朱维俊走不一会就到了。她立即意识到，自己穿得整整齐齐，石狮子般蹲在路旁，象个什么呢？幸好这是本队的地面，她便站在一丘蔗地边，装着察看甘蔗有无生虫，两眼透过蔗叶的空隙，关注着公路上的动静。可是各式汽车一辆又一辆的飞驰而过，却没有一辆停下来。她还是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可太阳一个劲地直往西坠，快接近地平线了，仍然不见许继源的踪影。一缕失望的情绪打心底涌起，渐渐扩散开来。忽然，一声悠长的汽笛震动着她的耳膜，象魔法般牵动着她的双脚，她先是急步，继而小跑，接着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上大堤。只见宽阔浩荡的珠江上，一艘大马力拖轮，拖着十几艘满载煤炭的民船，缓缓向前驶去。她看看腕上的自动双历手表，已经将近五点，班船早该过去了。她那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心情，这时完全被失望所替代，加上劳累了一天，只觉疲惫不堪，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村去。当来到一座小水闸时，一股甜蜜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末的一天清晨，被热浪扑打了三天三夜的广沙生产队的社员们，终于盼到了几阵凉风，可是当他们朦朦胧胧要进入睡乡的时候，风停了，雨沙沙地洒下来，打得瓦面上嘀嗒乱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暴雨将到的先兆。果然，几声闷雷响过，接着，一道耀眼的蓝光划破将晓的夜空，带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把彤云如铸的天空震穿，大雨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天很快亮了，雨却越来越密，越来越紧，在这本就多雨，江满、河满、塘满的季节，人们知道这一场大雨，将会把所有刚播下的秧苗淹没，塘里的鱼也会随着漫堤的水，成群结队地向江河游去。按往日习惯，不用多久，生产队长将会逐家逐户地把劳动力“请”到队里去开会，动员、布置抗灾事宜。一些人还准备好各种托词，说明自己实在不能开工。反正集体的损失是大家的，身子是自己的，共产党不让饿死人，慌什么。可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不见队长到来，反而传出一个可怕的消息——生产队姓梁的队委，趁暴风雨偷渡外逃，被抓起来了；他偷渡用的小艇是经队长同意、副队长亲手借给的。正副队长因借艇涉嫌，都被“请”去办学习班了。

社员们顿觉幼儿离母般的恐慌起来。没有了队长，全队没有了主心骨。别说抗灾，就是要返销粮、申请救济粮，也得有个带头人呀！社员们揣着忐忑不安的心，顶着暴雨，自动汇聚到生产队部来。

一个须发斑白、身子高瘦、背脊微驼的老汉站起身来。他叫金培，解放初期的村长，全村有数的长者，人都尊称为金伯。虽然他十年前已经“退休”，可对集体的生产还时时关心着。

“谁愿当队长？”金伯带着颤抖的声音问，“你们这些大兄弟，

大侄子、大嫂子、大姑娘们，谁愿意挺身而出，为这艘破船拉头缆？”

年纪大，中气不足，在哗哗雨声中，声音更显得微弱，但大家还是听见了。他那褐色的眼睛看看这个，这个把脸转过去，看看那个，那个把头低下来。

小小的广沙生产队，在全县是颇有名气的，这名气既不是穷，也不是富，更不是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或者有什么伟大的创造，这名就出在没有人愿意当队长。其原因，可以说上十条八条，主要的一条是农村干部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广沙村的人又缺少“官瘾”，这反而造成当“官”的特别多，“算盘响，选队长”，干部年年大换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轮换制”。这次企图偷渡外逃的队委和“请”去参加学习班的正副队长，都是这样“轮换”上去的。所以，虽然金伯以老村长的身份声嘶力竭地号召，在这天灾如磐地压下来的时刻，更没有人有胆量把它支撑起来。

坐在一角的朱维俊，眼见此情此景，心里真象倒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是什么味道。她真想站起身来，以“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大无畏气概，跳上椅子一拍胸脯宣告：“我当！”但自己是个刚离校门的十七岁姑娘，既不懂生产，又不了解情况，凭血气之勇是不行的；况且自己的父亲还在公社农场监督劳动，这在政治上就远不够格。

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鱼塘管理员王阿三，浑身湿透的冲了进来，哭丧着脸说：“不好了，已经有三口鱼塘漫过塘基，若不采取紧急措施，所有的鱼塘就全完了！队长呢？”

金伯又站起身来，把拐杖在地上顿得笃笃响，几乎是哀求地说：“谁当队长？……谁？总不能要我这把老骨头来当吧！”

沉默！沉默！屋外哗哗的雨声特别响。